

# 《风蚀地带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风蚀地带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3376001

10位ISBN编号：7563376003

出版时间：2008-08
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田耳

页数：22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 《风蚀地带》

## 内容概要

警察夏谦性格闲散，在一次钓鱼中偶然认识一位姓石的老人，得知自己长相酷似老石失踪多年的儿子后，夏谦便踏上寻觅之途。由此，夏谦意外闯入老同学魏成功和江薇薇的隐秘之境，同时也陷入到一桩诡异的案件中，并经历了一些不知所终的恋情。

小说以一起失踪和情杀案件为主线，描述了一个界限模糊、轮廓不清，一切事物都显得影影绰绰的世界，真实却如同梦魇，仿佛一片风蚀地带。所有的人都力图在浑浊世事中认清自己，却只能滑向冥冥中命定的终结。

魏成功无数次地拆解过这把枪，用汽油洗一遍，涂抹上润滑油，再组合。他的拆解速度已经快得惊人……枪管黑洞洞的样子，在他眼里有所幻化，显得无限深邃。然后他听到两声轻微细腻的机械响动，他有点茫然，整理一下头绪，才想到，自己手指鬼使神差地将手动保险扳把扳向后方，同时还把击锤扳到了待击发位置……

小说《风蚀地带》以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，揭示人性中的灰暗地带，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走向和病态人格。你不能一言穷尽其主题含义，却能从中感受到与现实生活的贴近。

# 《风蚀地带》

## 作者简介

田耳，本名田永，湘西凤凰县人，1976年生。1999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。曾获第十八届、第二十届“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”，2006年度或“湖南青年文学奖”。小说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获第四届“鲁迅文学奖”优秀中篇小说奖，以及2007年度“人民文学奖”。

# 《风蚀地带》

## 书籍目录

一 小夏二 老石三 人间蒸发四 隐秘的乐园五 小邓六 明河七 漫长炎热的夏天八 枪九 原始记录十 门洞十一 魏成功十二 枪二十三 刺字十四 极品零件十五 小邓的运气十六 门洞二十七 拼图十八 魏成功二十九 隧道二十 同谋二十一 江薇薇二十二 风动岩二十三 零地点酒吧

## 章节摘录

一 小夏 那个下午小夏去了一趟俱城。从柘州上车时还有很好的阳光和足够蔚蓝的天空，车程过半下起疾雨。车窗外暗白的天光令小夏心情放松，听着雨敲打玻璃的声响，还得来些怡然自得，随意想些可有可无的事情。他几乎忘了，此行是要去找一个叫魏成功的小学同学，跟他打听另一个叫江薇薇的小学同学。他有印象，这两人好像是亲戚。小时候，小夏曾在俱城住过一段时间，也就一年多，然后随他父亲的工作调动，去了另一个县城。小夏对俱城的记忆，也和曾经短暂居住过的别的地方一样，随时间的推移，渐渐单薄苍白。但是，江薇薇还在他记忆里时不时闪烁着幽微的光，虽然小夏已不能随时随地都清晰地记起江薇薇那张脸。当这个小女孩隐隐约约的模样蹭出脑海，小夏精神为之一振，并在柔软的车用沙发上端正了坐姿。他记得她那时候就看得出不同寻常的靓丽——虽然彼时不可能对这些胚胎一样的女孩产生过分的想法，自己的生理发育也严重不足，但审美的本能，又使得他对长相姣好的女生印象深刻。柘州和俱城仅四个钟头的车程，并不遥远。小夏后来在别的地方上中学，还隐约听到一些江薇薇的消息，读大学后才完全中断。他毕分配回柘州以后，江薇薇已经在柘州留下了很多传闻。这些民间传闻辗转传到小夏的耳朵里，不知历经多少道工序，已具备传奇的某些品质，以致小夏听别人说起，老觉着不太真实。小夏却没有在柘州看见过她。他觉得传闻当中大多数不足为信。但其中的一种说法，最近以来搅得小夏很不安神，于是想到俱城寻找些什么。下车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小夏看看云层，积水丰沛，显然雨一时停不了。他买一把伞，撑开了走在俱城的巷道，自信可以找到魏成功的家。事情不是那么急，他走在巷道里，让自己悠闲地体会某些童年时的感觉。一直以来，小夏就有一种善感的品质，乐于自我沉浸于一些远离具体生活的状态之中。但他却做了警察。这是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事，不小心干了几十年。但那些和本职工作无关的品质，却依然牢固。俱城不是他以为的样子。这两年俱城赶时髦搞起了小镇旅游，一切正变得花里胡哨。他走过两条胡同，还没有想起魏成功家住哪里。夜色又浓重了些。从伞穹下望去，巷子里的灯光影影绰绰。来往的人纷纷与小夏擦身而过。他全不认得。小夏彻底对自己那点记忆不抱信心时，正好站在一家挂着公用电话牌子的杂货店门前。于是他走进去，要当地的电话簿查看。事情变得容易多了，他很快在话簿上查到魏成功三个字，号码是3221940。他用公用电话拨了过去。那边马上有人接，问，喂？是我。小夏说，我叫夏谦。是你啊。那边的声音显得平静而高兴，毋庸置疑地说，到家里坐坐。魏成功的语气，让小夏产生短暂的迷惑，怀疑电话线的那头是一个昨天下午还一块喝酒的某个熟人。事实上，这么多年以来小夏没回过俱城，也没有碰见过魏成功。小夏说，你住在哪里？你来左家胡同，进去第三个门就是——你不是来过两回嘛。魏成功语带嗔怪。哦！小夏回应着，恍然记起来了似的。实际上他依然没有任何印象，魏成功所说的两次俱城之行，在他记忆里如同梦游。小夏说，我这就去。放下电话以后他叫了辆三轮，去左家胡同。一路上小夏记得，在俱城上学的那一年多时间里，整个班他就跟魏成功处得不错，最后几乎到了同吃同拉的份上。但现在，他只大概记得有这回事而已。小夏很讨厌记忆的这种状态。小夏父亲是地质891勘探队的。从小夏记事以来，他家搬迁就从没有停止过。他在若干所学校读上一年或者半年，没来得及记住所在班级里每个人的姓名，又得到别个地方去。这是让他隐隐不安的事，在街上，时常有人叫他，他却叫不出对方的名字。要是在俱城这个地方待足两年，小夏毫不怀疑，自己会和魏成功这个人处为死党。县城很小，小得让人看着都有点胸闷。小夏刚从车上走下来，就看见了胡同口的那个人，一只手高高擎起并挥动着，像一面旗帜，又像一把撑开了的伞。那边墙上的灯照见魏成功这人的表情。他很瘦，眼珠子往里面凹。小夏直觉他是个沉稳内敛的人，与当年那个玩伴相比，已经陌生得完全不沾边了。进到屋里，小夏才知道魏成功已经结了婚。他说，你结婚了？早不说。魏成功说，好几年了。我比你大一点，工作得早，读中专出来的，没什么活头，就结了婚。我女人怀孕了，下半年我会有个孩子。小夏瞥了魏成功的女人一眼，说，看不出来。你当然看不出来。魏成功快活地笑了，说，你又没有经验，随便瞟一眼就看得出来，还用得着当什么警察？医院B超吃闲饭的？说话之间，他留意了一下魏成功的爱人。那是一个低眉顺眼，很有小家妇人模样的女人。她端茶送水，然后回厨房，一派乡下人的拘谨，笑得也不太和谐。魏成功说，我女人叫何莲花——名字是不是很土？他说着打开一盒烟，搬来一只灰缸。灰缸大得就像一只面盆，里面盛满各色烟蒂。小夏笑了。何莲花这个名字的确是土了点。虽然只是刚迈进魏成功的屋子，小夏还是很纳闷魏成功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女人。一对夫妻，形象上应该搭配着点才行，不能太互补，小夏在心里说，何莲花跟魏成功，形象气质上还是差了一大截的。小夏即使作为一个男人，都看得出来魏成功是个有魅

## 《风蚀地带》

力的男人，不至于找不到更好一点的女人。小夏提醒自己，别再瞎操心了，这对女主人也是大不敬。两人抽烟，都把烟雾喷得很花哨，显出功力深厚，烟龄长久。魏成功话不是很多，小夏也一样。两人想叙叙旧，终究说不起势，说着说着就冷场了。毕竟，两人只在一起待了一年多，对于那段日子，两人记忆里都只剩一把把碎片，说出来就没太大意思了。于是小夏挑明来意。他直截了当地问，江薇薇和你还有联系吗？江薇薇？魏成功使劲盯了小夏一眼，很不明白的样子，说，怎么想到要问我这个？没什么，我好像记得你跟她是亲戚，随便问问。我觉得你好像就是问这事来的。魏成功记起来了，他说，对了，你现在是个警察。怎么啦，未必她是犯罪嫌疑人？小夏说，没这事。我在公安局只是个文书，不管破案，再说我也从来没破过案。我找她，只是有些私人事情而已。私人事情？你跟她……小夏看见魏成功表情怪异，就解释说，事实上我也很多年没见过江薇薇了，她跟我没有关系。我找她，是想打听一个朋友的事情。也许她知道。魏成功问，谁？说了你也不认识，那个朋友姓石。她是我的亲戚，可是早不在县里了，我也有很长的时间没见过她。魏成功点上另一支烟，并说，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，她家里人也不知道。她早几年就走了……嗨，说句笑话，刚才我还以为你也被她勾了魂。听说被她迷死的男人一堆一堆，传来传去，都说得她很传奇了。她现在长得有那么夸张吗？小夏说，我不知道。我跟你说了，一直没见过她，更不知道她长什么样。这么一说小夏不免有些紧张。江薇薇的一张照片复印件就放在他包里，很大也很清晰。他时常会拿出来看一眼，比如刚才坐车的时候。原照片是夹在一个案卷里面，小夏通过私人关系，问小邓借过来看看。路过复印店的时候，小夏就走进去复印了这帧照片。他甚至有了一些羞赧，因为他突然想起某晚临睡前，自己曾意乱情迷地吻了复印件上的江薇薇。你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吗？小夏心有不甘地问。不知道。我们两家关系其实不好，不怎么来往。你可以去问她妈，地址我可以留给你。我又不是办案，不便去她家问。小夏说，不知道也就算了。但我老觉得，你应该知道她的一些事。魏成功逗趣地说，随你怎么想吧。我也觉得你其实也很喜欢她。小夏说，说不上吧。她那么漂亮。如果看见的话我可能会喜欢她。再说，我喜欢过的女人多了，长则三五天，短则几分钟。喜欢过的女人车载马，在脑子里幻想一下过过瘾，哪能都往心里放。你难道不也一样？魏成功认同地点点头，说，看不出来，你也很花的嘛。小夏不再说什么。沉默，然后小夏说今天就在你这里混一晚得了。魏成功嘴角轻轻扬起来，微笑地说，既然来了，今晚你还想走啊。小夏就在魏成功家里睡了一晚。魏成功的家很小，只有一间卧室。本来小夏要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，可是魏成功把爱人支到她自己的亲戚家睡去了。两个老同学挤夫妻床上。睡下去时还想把过去都翻出来回味一遍，可是小夏对细节总也记不牢靠，总在迟疑，努力回忆，致使说话不断中断。这样说话就有点累，死活入不了味。两人都喜欢裸着身子睡，出于礼貌，各自保留了一件小裤头。魏成功肌肉疙疙瘩瘩，有棱有角，硌得小夏怪难受。表面上看不出来，脱掉衣服，才看见魏成功壮得惊人。小夏不禁有些感叹，说你结婚几年了还那么硬，不见松弛。魏成功说，身体松弛，那是老婆的事。——你当警察的，好像挺单薄的，抓人的事你能干吗？比如说，碰到抓我这样的，你还不歇菜了？小夏怪不好意思，再次声明自己只是一个文书。不过小夏仍然为自己的这么点肌肉颇为不满，挨着魏成功这种壮汉睡，感到有压力。半夜，小夏做了个噩梦，醒来，发现魏成功睡后翻身，半边身子压在自己身上。他费了些气力才把魏成功挪到一边。魏成功依然熟睡，小夏捏了捏这人的腱子肉，煞是羡慕。第二天，小夏想继续打听江薇薇的下落。魏成功给小夏写了几个人的地址和电话，都是小学同学。魏成功估计，从这些人的嘴里都问不出情况。小夏把那些人一个不漏地找一遍。他们对老同学小夏的到来表现出一定的热情，但如魏成功说的那样，他们都帮不上，都不知道那个江薇薇现在的情况。他们知道的还不如小夏自己多，有的甚至不知道魏成功和江薇薇有亲戚关系。

## 《风蚀地带》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田耳有在平淡叙述中直抵人心的本领，他艺术感觉很强，能精准地把握住周围世界的脉搏，走进人们的心里去。——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安忆 事实上，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，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，田耳的笔触恰恰就伸入这不健康的一部分。在田耳笔下没有绝对的善恶，没有绝对的好坏，有时还会把人物主次的界限也模糊掉。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，似源于定数。——著名作家 余华 一个优秀的作家是应该能够立足小天地，做足大文章的。这一点田耳做到了，而且做得非常出色。——著名文学评论家、复旦大学教授 陈思和 田耳的故事能够不动声色地把读者带入他所营造的世界中去，然后和读者一起对人性和存在进行着不停的追问，时而安然体味，时而诙谐起舞，总之他的小说具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召力。——著名文学评论家、哈佛大学教授、台湾“中研院”院士 干德威

## 《风蚀地带》

### 精彩短评

- 1、在这个小说里田耳显得好嫩，说明。。。不是天才小说家
- 2、还不错的一部小说，值得看
- 3、有点像麦家的路子，但又不像。
- 4、【20120504今日购书】
- 5、期待田耳下一部长篇。
- 6、谜团解开才发现，一切起点皆尽头。每个人都试图找回灵魂深处的自己，得到的却是更深的灰暗。
- 7、一个有些哀怨婉转的故事，像过去的民间传奇，像小时候老人们给我们讲的“古”。也许，我老了，也会讲这样的“古”。
- 8、不带私人色彩地说，这不算一部好小说。田耳自己也说，这本书写的不好，现在自己都读不下去。
- 9、通过侦探小说似的情节串起一群人的故事 读完后并不敢探究作者的深意 文中的夏谦就是作者本人吧 无意识的洞察着世间的种种 习惯于社会的不公 也极力的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 看似是局外人 但也有意无意的卷入这场风波 这是注定的 每个人从生下来 就注定要趟一趟浑水 老石 小邓 小杨 小孙 魏成功 江薇薇 他们都只不过是这大千世界匆匆的来客 匆匆的演绎不由自主的人生。
- 10、小说没有特定年代，从细节处却指向了一个年代。曾经被狂风席卷过，留下的是满目疮痍。
- 11、相当一般。
- 12、长篇处女作？
- 13、平淡的叙述中有模糊的说不清楚的东西，而这正是好的艺术作品的标志。
- 14、大概因为是田耳的第一个长篇吧，缺少《夏天糖》和《天体悬浮》那种暗流涌动的惊心动魄。线索过多，难以收拢。田耳擅长将粗粝的生活实景展示在笔下，很亲切。而其中的幽默是很多作家所不具备的。幽默背后的情怀更让小说不流于肤浅。
- 15、关注田耳，可惜这个小说太淡了



1、第二本田耳的书。平静的讲故事，“听”到心里却不是件愉悦的事情，类似受到虐待，但又非常想知道故事的结局。他描写的人物和故事被我定义为不正常的、病态的。比如江薇薇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出众的容貌嫁个好人，过舒适舒心的生活，而不是选择超越伦常，而又迷乱的通过一些人满足自己的欲望；魏成功完全可以讨个姿色超过平均水平的贤惠老婆，安稳度日，而不是完全脱离了生活的正轨；还有小石、老石、甚至余天。是因为欲望的趋势而让人失去了正常生活的理智吗？为了眼前的诱惑让以后的生活更糟糕值得吗？明知道不应该还是忍不住去做，应该是种心理的病态吧。我思考着是不是小说需要艺术加工抽象，刻意而为。但，试问哪个人没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病态的经历呢？遇见某些人或者某些事，失去正确判断分析的能力，被感觉迷惑趋势或者明知不对却无法抑制自己错下去。宥在一个小圈子里就是出不来。也许跳出圈子后，会觉得自己傻、无知、歇斯里地、鬼附身、可怕等等，但当时就像魔障了一样，逃不出那种状态、心理。只有作为故事窗口的小夏，总是安之若素的，有欲望却也不强求、有克制。平静，甚至冷漠的，旁观世事变化，即使是切身的事情也可以不喜不悲坦然接受。是否每个人都有过病态或者类似病态的心理？又是否病态也算是生活的正常状态？

2、第一，太实在了，这就是当今中国人民小人物大生活的传奇命运啊。第二，因为实在而可怕。这便是人性中的风蚀地带。本人由此深深体会到一个道理，一个人的相貌千万不能太看重相貌，尤其是女人！而有相貌的女人，一定要自重！第三，边看边笑，有时候笑喷了，现实如此残酷残酷得甚至叫我呕吐，还不失幽默，可见草根阶级智慧坚韧而高超，这幽默得……第四，看完后，感觉心灵蜕了一层皮。凤凰涅槃，烈火重生哪。

3、从电大毕业后，田耳一直没找到正儿八经的工作，而是坚持写作。母亲对他说：“你想搞就去搞！搞到30岁，还搞不成的话就要找个什么事情做。”2007年10月，田耳31岁，他拿到了鲁迅文学奖，获奖作品是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。也因为他，文学湘军终于走出了十年空手而归的“阴影”。《风蚀地带》是田耳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文学作品，一部灰暗、谦和而阴柔的小说，读起来很淡泊，但会在你心里留下难以愈合的内伤。2008年9月19日，本刊对话田耳，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。“他几乎没什么欲望，蜻蜓点水般地进入生活”我觉得不是漠然，而是源于悲观而形成的柔弱晨报周刊：《风蚀地带》写于什么时候，当时你是一种怎样的状态？田耳：写于二零零三年的五月。此前写过一中篇，觉得表达不到位，太多的头绪没有理出来，太多的可能没有挖掘。搁下了。二零零三年在北京经历了非典时期，回家以后心里特别安静，坐在家里将原来的中篇拓展成了长篇《风蚀地带》。后面几年里又改了几稿，零六年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晨报周刊：为什么叫《风蚀地带》呢，小说里当然没有这样一个地方，很明显书名是一种概括，它概括的是什么？田耳：名字是小说写到中途突然想到的。本想用“风蚀”概括魏成功和江薇薇之间紊乱了风俗、伦常的关系；但同时也发现，这个名字和小说本身具有的轮廓不清、影影绰绰的气味很贴近，所以就定下了这个名字。晨报周刊：看《风蚀地带》的时候，我老是想起纽约作家保罗·奥斯特，因为你们在形式上都套用了破案模式，但人们从这个套子里拎出来的却是别的东西。警察这个职业为什么如此吸引你？田耳：首先我一直喜欢看破案故事，我觉得破案这层壳可以涵盖太多的社会内容，而且警察的身份也可以相对合理地进入各种私密的空间。再者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或者顾左右而言它，在我看来就是小说本质的东西，它必须有突破故事的成份。而破案模式恰恰有利于这种伎俩的实施。晨报周刊：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是你去年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，同样把警察写得很到位，但其实写那篇作品之前你并没有与警察打过交道。你觉得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是什么？田耳：这几乎是和写作的朋友探讨得最多的问题。在我看来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，我们对信息处理的方式与以往有了根本的不同。以前说到写作，强调要体验生活搜集材料。我相信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生活，网络时代，信息爆炸以后，无需搜集，信息也多得让人无法处理。我觉得现在重要的倒是怎么屏蔽无用信息，从中挑选出真正有用的东西。而创作者与生活，是依赖观察质量去连接的。同样生活了一天，因观察质量不同，每个人得来的东西有着天壤之别。我相信自己的观察能力，能够将精力完全投入到目光上面，目之所触之处皆得来乐趣。我以此为乐，所以很少有感觉枯燥的时候。晨报周刊：在小说里，你塑造了一个叫夏谦的文职警察。但这个年轻人却一直像一个局外人，一个毫不在意的旁观者，最让人触动的是，他与一个叫小孙的姑娘谈恋爱，得知她被人强奸未遂，竟然只是“感到有些遗憾”，因为再也不能去那个美丽的山谷了。夏谦的这种漠然，到底是从何而来呢？田耳：我觉得不是漠然，而是源于悲观而形成的柔弱。夏谦身上寄托了我的一些理想成份，他几乎没什么欲望，蜻蜓点水般地进入生活，洞达世事，散淡无为，看似冷漠，其实内里又愿意真正为他人

做些什么。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些什么，但某些瞬间他仍然抑止不住挺身而出的冲动。这种性格，大概是对当下欲望扭曲，浮躁不安的社会的一种必要的补充。自信的人才敢于一针见血地说破一些事情

晨报周刊：看过你以前的一些中短篇，除了大学毕业后完成的《衣钵》外，后来的小说都极为干脆，有点像《故事会》的写法，当然更精致、更绵密、更耐人寻味，你很少借你的人物阐述什么观点，而是极为客观真实地讲一个故事。这是你对小说的基本要求吗？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是什么？田耳：是的，我比较反感过于讲求形式，觉得写小说还是源于一种表达的冲动，过份的形式感会束缚表达的自由畅快。而且我相信，一件事真正想明白了，会三言两语地摆平。自信的人才敢于一针见血地说破一些事情。其实我也有观点，但我都把观点打散，地在字里行间极俭省地表达出来。我不想让读者粘滞在思辩性强烈的文字和段落上，但轻松地读完了小说，又能感受到我所要表达的意思。这就足够了。

晨报周刊：《风蚀地带》的节奏与“夏谦”这个人物很像，慢慢悠悠，漫不经心。读你的小说，快感的积蓄和释放都不激烈，这种风格的养成与你的个人性格有关吗？田耳：认识我的人老说我慢慢悠悠。我自己觉得不慢啊，在一定篇幅里其实我已经写了足够多的事情，不是吗？要是我自己都觉得慢慢悠悠，我肯定就提速了。

晨报周刊：在创作中，你似乎非常重视逻辑，经常悄悄地打下埋伏，最后收网的时候显得不急不躁，水到渠成，这让你的小说看起来非常圆熟。对逻辑的兴趣是怎么培养起来的？对你和你的创作而言，它占多大份量？田耳：有天生的成份吧，我觉得逻辑对于写小说也至关重要，没事也喜欢看逻辑方面的书，把解逻辑题目当是一种娱乐。在我看来，由于自身的逻辑能力，有好多写作的的朋友误把思维紊乱当成思维跳跃，而有些写作者天生的逻辑能力超常，怎么信马由缰，后面都收得住。在我这种较为传统的写法里面，前面设伏笔，后面收拢，应该是相对容易处理的，算是基本功吧。

晨报周刊：但你对宿命又有一种偏爱。《重叠影像》和《风蚀地带》里都出现了同一种巧合：两个毫不相干的人长得相似，而这种相似往往成为改变人物命运的契机，怎么会对这个特别着迷？田耳：两人长得像，这都是小说情节里面的一种定式了。怎么用，又可以衍生出很多变化。你不说我还觉得，接下来一个小说里面我又设计了两个长得很像的人。真没办法，要变一变的话，试试能不能写三个长得很像的人，这大概会闹出更多的阴差阳错荒诞无稽的情节。

夏谦有坐牢的理想，其实这是我真实的想法

晨报周刊：作为70后作家，你的作品一直在乡村、田野里徘徊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写一些更现代的故事，会让你的小说的读者更多些？田耳：各有专长吧，要是写城市，我比不过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作家。这得扬长避短。乡村我也没写好写透，只要小说写好了，总有人看的。

晨报周刊：大多数关于你作品的评价都是绵密、阴柔。看似一个平常的故事，读完之后却让人心头冒凉气，因为太真实，即使是一些让人惊诧的事件发生，读者也不觉得突兀，比如《风蚀地带》里的小蔡，戛头戛脑的一个人转眼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，想去强奸小孙而未遂。

田耳：在写作中我强调偶然性。我相信偶然，也相信偶然背后存在的必然。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，在此基础上设计情节调度人物。偶然必然的转换，会带来叙述的加速减速。依靠叙述的突然加速，会出其不意地撕破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，得来更内在的真实，让人感到血淋淋，同时又能认同这种设置；而慢慢地减速，又便于读者融入情境，去跟随小说里那些虚构人物飘忽不定的踪迹。能够把握叙述的节奏和速度，做到收发自如，叙述者本身才会得来愉悦，也才能将这种愉悦过渡给读者。

晨报周刊：为什么喜欢困住自己？你好像喜欢独处，甚至可以一个月不出门，而夏谦在牢狱里那段也这样。

田耳：从小就这样，我没有过职业理想，也从没想过去外面的大城市生活，只想呆在屋里看书。夏谦有坐牢的理想，其实这是我真实的想法，这还是源于看书。我发现，有些深奥晦涩的书并不是看不懂，而是没有把自身的阅读状态调节到足以适应该书信息量的地步。读解能力，平时能发挥到四五成就殊为不易。阅读如同武侠片里的高手拆招解招，你的对手就是原书作者，就是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段落。为了增进功力致胜，武侠片里的人物无所不用其极；为了求得武功秘笈，不惜一次次以身犯险。而我们读书，付出的总是太少。在我看来，那种被囚禁的状态也许能将自身欲望降至最低，从而将读解能力尽量地释放出来。我很想倚赖阅读不断地改变、优化自己的思维结构。阅读达到极佳状态，会得来“醍醐灌顶”的快感。这种快感是我梦寐以求的。我几乎不看电视，毕竟，从总体而言，电视节目信息量少，为增大收视率，任何一个电视台都不敢让观众太费神。那就只能拓展知识量，无法触及思维结构。

晨报周刊：鲁迅文学奖之后，有什么变化？对自己的写作状态有什么影响？田耳：几乎没什么变化，生活一如既往。写作状态跟这个奖无关，跟自己的生物钟有关，有起有伏，无可避免。状态好时多写几笔，状态下降的时候就多看看书，总是有事可做。

4、迷宫般的小说，是小说家布下的一个局，恭候你破解最后的答案。从进入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要握紧小说家递过来的线团，并且审慎地面对每一个适时登场的人物、每一处漫不经心的细节，因为它们

## 《风蚀地带》

都有可能是小说家安排下的重要提示，引领你一步步前进，直到揭开整座迷宫存在的意义。在《风蚀地带》里，线团是一个叫做夏谦的文职警察。这个和他名字一样阴柔的人物，不由自主地陷入一连串奇遇，又不由自主地与奇遇保持着疏离。奇遇的起因，是他的相貌酷似一个叫做石红卫的陌生人，以至于石的父亲把他引为至交。能平白得到一个阔老头的垂青，或许不算坏事，只不过这个银行职员石红卫，已经失踪多年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所谓失踪，往往是非正常死亡的代名词。与这种死亡相连的，也许是人力无法抗拒的天灾，也许是偶然或必然降临的人祸，因为一段仇、一份情、一个女人。说到这里，仿佛有些落了俗套。可是，百年的小说、千年的传奇，我们什么没有见过；换句话说，除了男女情仇，我们又见过些什么？和石红卫失踪相连的那个女人，叫做江薇薇。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？在小说开端，夏谦决定寻访她的时候，他给自己的理由是：为了解开石红卫的失踪之谜；但不承认也没用，他是被这个女人吸引了。少时的记忆、尘封的卷宗、小城的传闻，所有的素材叠加在一起，依然可怜得不足以描绘江薇薇的音容，却又因此恰到好处地为他留下空间，发酵想像。很难说清夏谦是在接近石红卫失踪的真相，还是在接近江薇薇，因为他发现，石红卫牵连出的男人都和江薇薇有瓜葛。第一个是魏成功，江的表哥。夏谦曾和他们分享过一段短暂的少年时光，却从不曾听说过两人经年的恋情——难成正果而扭曲蜕变的苦恋。夏谦为想像中的女人神魂颠倒，魏成功却在为眼前的女人不知所措。他想离开待产的妻子，带着情人远遁他乡；因为他杀了人，三年前，为了江薇薇。夏谦遇到的第二个男人叫做余天。那是悬案卷宗里一个死人的名字，曾令全城噤若寒蝉的黑帮头目。这样的人物，出世就是一部传奇；而如果说江薇薇构成了传奇中最冶艳的一笔，那么最惊心动魄的部分就多亏了魏成功——那个暴雨之夜的枪杀案，至今仍是小城人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。曾经，除了余天没人知道石红卫的下落；现在，除了魏成功和江薇薇，没人知道余天死亡的真相。到目前为止，这至多是一个多角恋的故事——三个男人，一个祸水。表兄妹悖于常理的恋情无法正常释放；安分守己的银行小职员色胆包天，死于非命；黑帮老大霸占交际花，难逃业报。一切都可以直截了当归于情欲，如果没有那把枪。当夏谦忙着找江薇薇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的其他警察正忙着找枪。和所有大规模运动一样，这场缉枪行动起因很荒唐，方向很含糊，执行很盲目，声势很浩大。但就在这场以打击黔东南地区枪支仿制风为目标的行动中，魏成功落网了。虽说夏谦这个警察有点另类，中文系毕业，不负责破案，专负责耍笔杆，人称“夏作家”，简称“夏作”，但刑侦科里另有货真价实的破案高手——邓德蔚。邓德蔚，“等得魏”，单凭这名字就知道他准会拿住在逃三年的魏成功，更何况他还有和大脑一样百发百中的直觉，以及和直觉一样点石成金的运气。不要以为警察在小说家布下的这个局里，只是些虚张声势的龙套，用来填充转承起合间的缝隙；恰恰相反，正是他们为整个故事撑起了一个悬疑剧的外壳。围绕枪支所做的种种调查、问讯、埋伏、出击，终于揭开了失踪案和杀人案的真相，夏谦也得以面对真实的江薇薇——这女人美丽而俗气，柔弱而残忍，让人进退两难，就像悬案后面的那一点情欲。

5、田耳写的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我看过，写的的确好，所以才买了这本书。推荐有兴趣的朋友也看看。不错。

## 章节试读

### 1、《风蚀地带》的笔记-第210页

她乐得把自己描述成这样一种人：手头只剩十块钱了，她也不会拿去买盒饭，而是要买一束花插在床头。现在，她说她经常漫无目的地旅游，买了很多只杓装在背包里，当她来到火车站或者长途汽车站，站在发班牌不远的地方随手甩出一只。镖钉在哪一栏，她就买票去那个地方。

### 2、《风蚀地带》的笔记-第8页

他一直喜欢乘坐夜车，随着车的行驶，随着外面黑色一成不变的移动，仿佛是持续地进入某物隐秘的深处。

一直以来，小夏就有一种善感的品质，乐于自我沉浸于一些远离具体生活的状态之中。

### 3、《风蚀地带》的笔记-第87页

有一种化妆，不是为了让女人变得更好看，只是告诉人群里特定的男人----她们可以随时随地和她们发生某种关系。

### 4、《风蚀地带》的笔记-第1页

- 一 小夏
- 二 老石
- 三 人间蒸发
- 四 隐秘的乐园
- 五 小邓
- 六 明河
- 七 漫长炎热的夏天
- 八 枪
- 九 原始记录
- 十 门洞
- 十一 魏成功
- 十二 枪2
- 十三 刺字
- 十四 极品零件
- 十五 小邓的运气
- 十六 门洞2
- 十七 拼图
- 十八 魏成功2
- 十九 隧道
- 二十 同谋
- 二十一 江薇薇
- 二十二 风动岩
- 二十三 零地点酒吧

# 《风蚀地带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